

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Lun Disanzhong Xingershangxue

Jianshexing Houxiandai Zhuyi Zhexue Yanjiu

吴伟赋 著

第三种形而上学

学林出版社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论

第三种

形而上学

吴伟赋 著

Lun Disanzhong Xingershangxue

Jianshexing Houxiandai Zhuyi Zhexue Yanjiu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第三种形而上学: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吴伟赋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3

ISBN 7-80668-286-4

I. 论... II. 吴... III. 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849 号

论第三种形而上学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作 者——吴伟赋

特约编辑——刘益民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桑吉芳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5

字 数——15.1 万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286-4/B·16

定 价——14.00 元

序 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诞生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今世界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与冲击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引发了人类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现代性包括现代哲学，现代精神，现代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引发了人类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虑，并由此而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塑造和建构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积极和健康的后现代世界的运动。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对这场波及全球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是当今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流派，各位思想家的观点互有差异、分歧、对立，甚至水火不相容。它们的共性在于对现代性不满并立志超越它。解构（否定、消解）与建构（重构、肯定）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态。目前，国内对前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别评价，都有明显的成绩。但是，

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吴伟赋同志的新著《论第三种形而上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以这种新涌现的哲学为研究课题,弥补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无疑具有一种开拓性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复杂性、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对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粗读全书,我感到《论第三种形而上学》一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优点。

第一,材料翔实,思路清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清晰画面。作者结合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以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参照系,借助于大量原文资料展开了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从时代背景、科学条件、理论渊源、代表人物等方面,探索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特别着重考察了它的哲学观,评述了它对现代性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探讨了它的超越现代性的一系列拯救方案。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这一新的哲学流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基本的哲学思想都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理论起点高。如上所述,作者分析和评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作者对这种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仔细的剖析,提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指出了“第三种形而上学”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指责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理论所赖以据的两个理论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优于那种解构性或破坏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它包含着许多真理性的颗粒,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富有启迪意义的见解。此外,作者对与之相关的理性和非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个问题的评论,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表明,作者不仅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较扎实的西方哲学功底,又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

第三,行文流畅、简明、准确。相信这将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内容庞杂,集宗教、科学、灵学、哲学为一体,神秘主义色彩非常浓厚,所引用的很多证据不但涉及很多科学前沿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涉及了很多宗教领域中的深奥问题,这使得我们理解和把握其哲学思想有一定的困难。而作者则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很多深奥、晦涩的哲学命题与观点一一化解,克服了“食洋不化”的毛病,这是非常可贵的。

综上所述,《论第三种形而上学》一书确实是一部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可读性的学术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它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如对格里芬等关于自然也具有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的观点的论述和批判还不够详细、深入,关于对物质的本质的解释也不易让人清楚明白等等。这些都望能在再版中进一步完善。

夏基松

2001年12月16日于杭州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 have given more and more recognition and concern to such problems as population explosion, resource deple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which th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re faced in this course. In the meantime, the postmodernism thought — a philosophical retrospection to this reality, has been a rapid widespread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re has been a boom in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and reviews on postmodernism. It is really worth appraising, for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stones from other hills may serve to polish the jade of this one”.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and study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are mainly focused, philosophically, on the unmaking, deconstruc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of the school, but ignoring the other attitudes: active, affirmative and constructive. Which deprives us of the power to gain an unabridged comprehension of the thought. In view of what is

mentioned,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give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is school.

This essay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in wh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s discussed.

The first chapter, the introductory of the essay, illustrates the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and its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scientific basis, its theory source, the survey of its tendency as well as its leading figures. Besides, it is attempted to fit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nto the course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So as to testify the inevitability of its budding and growth.

Grater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philosophical idea of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s surveyed in the second chapter. Any reformations in philosophy originates from the shift-of-view in philosophy. By way of analyzing the view of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on nature, basis, methods, effects and principles, the author holds that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may be categorized as metaphysics at a higher stage.

Chapter three makes a comment on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standpoint, its incisive revelation of modernity and piercing criticism on modernity as well ,which is the very point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other postmodernism, and which forms the basis and starting point of the system of constructive post modernism. This chapter is composed of four

subsections: modern philosophy, modern science, modern spirit and modern society.

In chapter four and chapter five, the core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s expounded, including the reformation of philosophy, enchanting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spirituality and that of the society. Which go beyond the strategy, subscribed by postmodernism that pertains to modernity.

The author offers an overall appraise on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n chapter six. Although,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philosophy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has been found untenable, this school, being an active attempt which surpasses that of modernity, enjoys undeniable rationality. And what is more, The thought furnishes quite a few of inspiring elements of truth, Thus, in some sense, it has offered us new methods in our study of the most abstruse and profoun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thought, therefore it has demonstrated a tendency toward the philosophy in the 21th century.

引 论

哲学的命运也许注定是动荡不安的。从学理上说,哲学的这种表现形式取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漂泊不定的命运。如果我们把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宇宙比作一个浩瀚无边、变化无穷的海洋,那么人类所寄居的地球便是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如此的境遇中,人类的理性就会积极地调动自己所固有的一切力量去面对这个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宇宙,希望通过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说明世界的活动,为自己探索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坚实的“阿基米德点”——基础。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的“形而上”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和我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关系?我以何种方法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之舟在宇宙中安全地航行?……

于是,哲学诞生了,它成了人类所创造的最早学科,并逐步依据自己的功能确立了其作为人类行动指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类发展早期,即古代,主要表征为哲学是“知识的总汇”;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哲

学是一种“最高的智慧”；在近代，尤其是到了 17—18 世纪，虽然随着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哲学的这种地位不仅没削弱，而是更突出了，哲学自然地溶化为关于“科学的科学”；在现代，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哲学深深地根植于科学之中，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更强调哲学作为人类行动指南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的、最珍贵的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然而，因为宇宙的无限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有限的人类在其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和挫折。诚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有其无限性和至上性的一面，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但无论如何，就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阶段而言，其认识能力和水平总是有限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科技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一缘故，人类时刻都在反思作为其行动指南的哲学的合理性、可靠性与适用性，这种追本溯源式的反思活动在人类遇到重大危机和困难时显得尤为突出和强烈。因而，哲学作为学问也就必然内在地蕴含着不断地反思世界和自身的性质与功能。这种性质与功能往往表现为对既成的哲学体系的否定、颠覆和解构。于是哲学也就自然难逃其动荡不安的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哲学史，实际上就是各种哲学流派及其体系不断地轮换的过程。

当人类的脚步匆匆跨入 21 世纪时，如果我们对整个西方哲学作一个鸟瞰式的回溯和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上述这种

规律性现象。而且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地深入一步,便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哲学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正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加速变化状态中,这一现象在本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哲学舞台上不断地呈现一幕又一幕自诩为“绝对真理”的戏剧。有的恰如过眼云烟,昙花一现;有的则持续数年、数十年甚至绵延更长一段时间。但总的说来,各种哲学在哲学舞台上表演的时间越来越短暂。难怪很多现代哲学家感叹,当今时代,作为体系化的形而上学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和不可能了。这种信念经过后现代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似乎已经深入人心。的确,我们现在已经难觅像黑格尔那样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踪影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通常把 20 世纪著名英美哲学家怀特海称为本世纪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位形而上学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如此发展状况不由令人深思。从一方面看,哲学的这种变化应是好事,它体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进步,它彻底砸碎了人类建构黑格尔式绝对化哲学体系的美梦,使人们洞察到理性建构固有的局限性,暗示我们任何对世界观的自满态度是极端危险的。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个对人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绝对化的哲学体系已经被证明为不可能之事,但我们是否因此就能消解哲学及其作用?是否因此就能放弃任何建构哲学体系的努力和活动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问题。上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哲学观的问题。换言之,这不是我们今天才遇到的新问题,因为西方哲学界对这一问题历来就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回答。

如果我们撇开西方哲学舞台上的“戏剧”出现各种形式而

只是从内容上进行分析,那么,尽管这些哲学变化无穷,令人应接不暇,但实质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可称之为“建设性哲学”。这里所谓的建设性,其含义是从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规定的,意指人类从根本上说是需要哲学的。换言之,对哲学持一种肯定性的或建设性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类型的哲学又内在地包含着两种大的哲学派别。第一种可称之为理性主义哲学。因为它以理性为基础,坚持理性权威,坚信自然存在着可以为人所认识的秩序、规律,肯定一致真理,认为理性足以指导人类。理性主义代表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曾宣称:“理性应是我们的最高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费希特在《我们时代的特性》中也曾断言:“人类尘世生活的目的即是用依照理性的自由,去把人类关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① 总之,哲学史上凡是肯定理性、肯定哲学作用和合理性的哲学流派皆可归属于这一派别。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则是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第二种则可相应地称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它以非理性为基础,强调意志、情感、历史、欲望、直觉等以混沌、无序为特征的非理性因素,但其同样对哲学持肯定性、建设性态度。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要范例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它发端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等是主要代表。

第二种类型是否定哲学的合法性、对哲学持否定性态度的哲学,故可称其为“否定性哲学”。它通过各种方法否定以追求真理为终极关怀、以奠定知识和人类活动基础为己任的所有现代哲学。其主要特征是追求一种异质性、否定性或怀

^① 转引自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疑性的思维方式。以德里达、罗蒂等为代表的否定性(deconstructive)后现代主义哲学便是这种哲学的最典型范例。

前一种类型的两种哲学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各执己见的激烈争论中,逐渐认识了自己固有的局限,从而在当今表现出一种逐渐整合的趋势(即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合流。笔者认为,这种趋势也许是人类 21 世纪哲学的发展方向)。而后一种哲学类型则因其固有的否定主义、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倾向被许多人认为是断无出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再作详细讨论)。这种类型哲学也正是笔者所难以同意的哲学之一。尽管现在有人对这种哲学持肯定性的赞赏态度,而且他们的理论也确实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如他们对现代理性局限的深刻批判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哲学的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人类需要哲学这一结论是从人之为人的这一根本的前提中逻辑地推论出来的。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类的任何活动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因而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自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没有理由消亡,也不可能消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需要不需要哲学,而在于人类究竟需要怎样一种哲学才能满足自己?是建设性的,还是否定性的,抑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治疗性哲学?换言之,怎样一种哲学才能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准则?这样一种哲学可能吗?在我们看来,对这样一种问题的回答始终不能简单地作“肯定”或“否定”之类的回答。因为,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史表明,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一劳永逸的哲学,绝对真理的“烤松鸡”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恩格斯语)。因为

人类的宇宙之旅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变化不已的无限世界,故而任何哲学都无法为我们奠定或提供一种绝对不变的稳固的基础。但是纵然世界变化不已,人生变幻难测,人类要生存下去这一铁的事实决定我们终究无法回避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哲学问题。因为我们毕竟需要寻觅某种立足点、某种基础或某种赖以行动的准则,尽管这个准则从历史的角度看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变化着的。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伯姆所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他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会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会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①

从这种观点看,本书要研究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不可剥夺的价值,因为这种哲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机(即肯定哲学的建设性功能)而产生的。尽管它们从总体上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它是“别一种后现代主义”^②,与否定性、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建设性

① 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大卫·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② 同上书,王治河,代序:《别一种后现代主义》,第1页。

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简要地说明了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研究这一今天在西方思想界仍然十分活跃且声势日益壮大的重要哲学思潮所采用的参照系、研究方法和步骤了。

第一,参照系。之所以要花点笔墨谈参照系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空无依傍、超然独立地去评价一种学说。在评价时,我们总是无法挣脱自己的评价规范,虽然这种规范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说出的或未曾言明的,意识到的或无意识的。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其次,评价一种哲学尤其是一种复杂的哲学又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统一且公认的评价规范。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从自己不言而喻的潜在规范出发去审视不同的哲学学说。规范不同,评价结果就会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根据这两个原因,本书选择以下两个参考系,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读。

(1) 西方哲学史参照系。选择这一参照系无疑是由本文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尽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因而我们当然可以采取多种参照系去评价。但既然它是一种西方哲学,我们就难以脱离西方哲学史这一参照系,否则就难免有曲解的危险。我们认为,评价一种西方哲学,关键应考察它潜入哲学史的深度,“测量”它附着于、纠缠于哲学史主干的“粘合度”、“紧密度”和“永久度”。只有这样,才能测出它对哲学的“发展度”。因为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离开人类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而凭空产生。从某

某种意义上说,一种哲学沉潜于哲学史的深度越大,那么其价值也就越大。所以,这一参照系理应成为我们评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首要选择。此外,选择这一参照系也是为了比较的方便。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借助这一参照系,我们才能判断出它究竟对哲学有哪些发展?有哪些显著的特点?是否如其所承诺的那样,真正成功地超越了现代哲学及其思维模式之局限,并给我们提供一套完整、充分的后现代世界观。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参照系。每提及这一参照系,也许就有人不舒服甚至反感,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了或不适用了。然而在我看来,当今时代的科学的发展不仅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论(至于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另当别论),而且还在不断地丰富和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正是因为这一道理,我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来评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厘清其理论实质。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个别的结论难免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可能不适合,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就在于它承认自己“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系统。此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自然有着不同的评价规范,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和他们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结论。

第二,研究方法和步骤。本书将采取评述结合以述为主的方法。采取这一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为了便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全貌和原意,以免导致某种不必要的误解或曲解。二是因为想给那些善于